

蒋履嵩 著

Qingyuan biji



情怨

笔记

就如

庄生梦蝶

偶尔的美丽

只是一种云水的迷茫

触发的

却是人性的善良和美好的向往

翻开这一页页

如倾如诉的笔记

总会找到

那双明亮如水的眼睛……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情 怨 笔 记

蒋履嵩 著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怨笔记 / 蒋履嵩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
2004.4

ISBN 7-5396-2413-2

I. 情... II. 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3045 号

情怨笔记

蒋履嵩 著

责任编辑: 王谦元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 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无锡市广新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220, 000

印 数: 4000

版 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2413-2

定 价: 15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一、大学恋人

江森的笔记 (1)

章虹的笔记 (37)

二、结发夫妻

江森的笔记 (70)

沈春兰的笔记 (138)

三、精神情侣

江森的笔记 (189)

荣心梅的笔记 (226)

后记 (271)

命运赐予我坎坷的人生道路，时代
浇铸了我的灵魂。我感谢生活！感谢我
周围的人！它使我认识了什么是真正
的人，什么是情感的苦和怨、甜和乐。

下面是我们几位五六十年代成长起
来的知识分子的笔记，它们记叙着我们
四十多年的心灵历程和相互的情怨。

一、大学恋人

江森的笔记

盛夏的傍晚，一团焦灼的火球在冉冉下落，西边的天空一片通红。江边的无数枝柳条垂头丧气，一些枯叶飘落在水中，随着阵阵浪花直往水中钻去，一会儿，只是冒出了无数的白沫。

大学毕业，我在回家路上，被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，又乘轮渡过了江，情丝昏倦、摇摇晃晃。以往，每次学校放寒暑假回家，我总要步行走这条路。路一边是滔滔江水，另一边是星星点点的村落，这一切是那样的熟悉亲切，可是不知怎的，现在，我只感到那样的陌生茫然。旁边的行人熙熙攘攘，匆匆而过，想赶往江城火车站签票的同学们都喜气洋洋地朝前奔着，想早一点赶回家，我却只是孤单一人，踟蹰而行。

霎时，路边的一幕情景吸引住了我。在一间平房前，一位男人赤着膊，穿着裤衩，他正忙着把春凳、竹躺椅搬到刚洒过凉水的场

上,然后,放肆地叉开双脚,仰天躺在竹椅上,摇着蒲扇纳凉,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,一群小孩搬着矮凳唧唧喳喳自由自在地围坐在春凳旁,像是在等待着一顿美餐。一位三十多岁的少妇半露着胸脯,红扑扑的面孔,满头大汗,甜滋滋地屋里屋外来回忙着,把酒、饭、菜摆放在春凳上。我停止了脚步,欣赏这人间欢乐自由的美景。顿时,少妇从大女孩怀里接过婴儿,坐在桌椅上,毫无顾忌地托着又大又白的乳房,把奶头直往小孩嘴里塞。瞬间,我脸孔通红,偷看少妇的奶子,不是很难为情吗?我回过头,继续往前走,但水晶葡萄般的奶头和精白馒头般的乳房不时在眼前闪动着,我想回过头去再看一眼,但终究不能。

知了在不停地叫着,耳畔传来不停的马车铃声、车夫的吆喝声、马蹄声,这使我增添几分莫名的烦躁。

“老江,快走啊!”熟悉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,这是我大学最好的同乡同学董伟在招呼我。

“哦!你先走吧!”我应对着。

这时董伟和其他几位同学先走了。

我还是孤寂的我,走着、走着,突然,一阵阵马铃声,一串串极其刺耳的男女朗笑声直逼着我扑过来,两耳“嗡”的一声,脑袋里成了真空世界,心冰凉冰凉的。马车上一男一女,女的是我苦苦追求的初恋情人章虹,男的是我在他家乡寺院里焚香结拜的兄弟。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里,他俩准备毕业后结婚的消息早在同学中暗地里传开了,我浑浑噩噩过了半年。此时此刻,却又狭路相逢,悲哀、怨恨、愤怒,种种情味一齐涌上心头。我想:这是在故意嘲弄我吗?在这分别之时,你们还要在我胸口上插上一刀,真狠!看,他俩亲亲昵昵,相互偎依着,马车赶过来了,连同他们刀子般的笑声黑压压地过来了,压得我的脑子、心肺都在痛得滴血。车轮滚过去了,留下了一大摊情魔的梦影,它是酸的、涩的、苦的怨痕。难道长江边的这一幕就是我大学时代吞咽爱情苦果的终结,而又是毕业

后踏上社会的悲剧的序幕吗？

等我恍恍惚惚地跑到火车站，已是灯火通明的晚上了，我急忙去签了当天夜里十点多钟开往溪城的火车票。在候车室，我在靠近盥洗室的近端长条凳上，找了个位子坐着。白天，同学给我在火车上吃了两只煮鸡蛋，天黑了，我还感觉不到饿。我抬头向盥洗室望去，只见章虹在洗脸。此时此刻，我多么渴望她能给我一个会心的眼神，可是她回过头来毫无表情地瞟了我一眼，甚至她射过来的是高傲的、义无反顾的、旁若无人的、凉冰冰的目光，我的心一下子收缩凝固了。

我不死心，假装进男厕所去，经过盥洗室，我竭力不去看她，但是，进男厕所的大门的一刹那，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。章虹，她穿着镶有花边的粉红连衫裙、丝袜、雪白的凉鞋，苗条的身材，一头乌黑的头发飘洒在双肩上，散发着青春的活力，学者型的风度，高雅的气质。她微笑着从贾德手里拉过毛巾，我清醒地意识到：她不属于我。

随着人流，我钻进了车厢昏暗的角落里，找了个位子坐下。同班同学的家大都在江城，车厢里只是几位数学系的同乡，老董他们可能在别的车厢，我心中升起了一阵莫名的惆怅。

“呜……呜……”火车一开动，把我的思绪带进了四年的大学年代。

困难时期，我考取了北方的云城师范学院中文专业。中文系一年级两个大班，我与章虹不同班，记得和她相识是开学后一个月，在全年级举办的国庆文娱晚会上。九月三十日下午课后，大教室里的课台都搬到外面走廊里，靠壁四周排着桌椅，磨矾石的地面擦得雪亮的，黑板上用红粉笔写着“庆祝国庆文娱晚会”八个大字，字旁还画着红灯笼和飘着的红带子，教室空间挂着花花绿绿的彩纸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。晚上七时，同学们三三两两进入会场，我与董伟坐在第二排，只见甲班的一位男同学吹了个小分头，搽了一

头油，穿着一身笔挺的咔叽学生装，闪亮的牛皮鞋，约一米八〇的个子，风度翩翩，坐不稳，立不停，在同学座位中间穿来穿去，与这个打招呼，与那位谈谈悄悄话，好像一个月来，全年级一百二十位同学全部熟悉了似的。陈平同学告诉我他叫贾德，是他同乡。文娱晚会开始了，甲班的团支部书记宗昌文代表全年级作了一个简短的国庆贺词后，便是文艺节目演出。座位中走出来一位仙女般的姑娘，她一下子震住了我，她是节目主持人，光彩照人，亭亭玉立，穿着白底黑格子的衬衣、雪白的咔叽裤子、乳色的凉鞋，两条长长的辫子，脸上泛出甜甜的微笑，能勾住你的魂。她操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说：“我叫章虹，一年级甲班学生。今天，我主持晚会。现在文娱演出开始，第一个节目……”我很兴奋，随着她讲话的旋律，我的心也随之剧烈地跳动着。唱歌、朗诵、器乐演奏，节目一个跟着一个，我不去欣赏它们，却沉浸在她那甜甜的声音里。我涨红了脸一个劲地偷偷地看着她，却又怕同学们发现。眼看章虹又上台宣布节目了，她有板有眼、不高不低地说：“下一个节目，毛泽东诗词《蝶恋花·答李淑一》，歌唱者：章虹。”她双手交叉在胸前，双眼环顾四周，突然，她那柔和的目光透进了我的胸膛，我腼腆地低下头，丝丝暖意在全身弥漫着，升腾着，出现一种从未有过的骚动和快感。当我再抬头看她时，她开始唱了“我失骄杨君失柳……”我全身屏住了呼吸，痴痴地看着她，迷迷地倾听着，那悠扬、高亢、嘹亮的歌声，那细软、甜腻、婉转的语调，使我完完全全地陶醉了、倾倒了，呼吸被粘住了。一曲唱罢，全场热烈鼓掌，我拼命地拍手，全场掌声停止了，我还在拍，同学们的目光都注视着我，我脸通红，低下了头，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但心里是甜滋滋的。

一会儿，眼前这位楚楚动人的姑娘走到中央，高声喊着，同学们，让我们欢快地跳舞吧，留声机里放着舞曲，十多位男男女女围成一圈手拉手地跳集体舞，座位上的同学打着拍子，满屋子洋溢着青春、欢乐的气息。紧接着是跳交谊舞，我对董伟同学讲：“喂，你

会跳交谊舞吗？”老董说：“男女授受不亲。”“嗯，男的搂着女的腰，女的搭着男的肩，多不好意思。”旁边一位同学插话讲：“对，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大学生，还像资本家的少爷、小姐那样吗？”正在我们交谈时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章虹已经来到我身边：“哦！老夫子，六十年代的大学生，还这样封建。”我还没有来得及找词语解释，她随之发出软软的声音：“请，老夫子，跳个舞。”我一阵惊慌，脸涨得通红，话也不会说，进出了几个字：“不……不……不会。”章虹倒是大方地讲：“我可以教你。”

“哦！不，以后学吧！”我笨嘴结舌地找了几个词。

这时贾德奔过来了，他在章虹面前老练地用手一摊：“请，章虹同学可以和我跳个舞吗？”章虹礼貌地答应了，他俩进入舞池翩翩起舞，而我只感到一阵子莫名的懊恼。董伟在旁边打趣着：“喂，江森，看，白雪公主眼巴巴地被花花公子抢走了。”“我才不稀罕呢！大庭广众之下男女搂着跳舞多别扭啊！”但心里却在想：我真笨，跳舞也不会；胆小如鼠，跳舞也不敢学。可转而一想，我虽然没有跳，却是被美人第一个邀请跳舞的人啊！多么荣幸，多么幸福！

教室中央只有稀稀的几对在跳动，可围坐在四周的同学大都议论开了。陈平同学回过头来满脸不高兴地说：“江森，这位女生也不晓得难为情，竟上前请男生跳舞，贾德真像个旧社会的小K，看见漂亮的女生就粘上去了，简直给我们同乡丢脸。”这时，在我旁边的W同学对Y同学讲：“喂，男的女的搂着，不小心就会贴上去，多肉麻。”Y同学则讲：“交谊舞是高尚的娱乐，活跃身心嘛！”我注视着舞池中央的章虹和贾德，感到浑身不自在。偷偷地看看四周的同学，只见一对贪婪的眼光在扫视着舞伴们，噢！原来是宗昌文，还有几位女同学躲在角落里，低着头在谈论着什么……

一曲终罢又一曲，舞池里多了几对，同乡钱进和高文也拥进了舞池。钱进，三代贫农家庭，而高文的母亲是地主婆，此时，这双敌对阶级的儿女却相拥在舞池里翩翩起舞，看他俩一番悠然自得的

神态,完全进入无差别境界了。贾德已瞄准了他的同乡吴城的张玉珍同学,张玉珍是一位媚美、活泼、爽朗的姑娘。大约章虹感到不能冷落班头头,主动到宗昌文面前,邀他跳舞:“宗昌文同学,请您跳个舞。”宗昌文生活在北方小县城,刚才会议开始时,他讲话的那番老练的书记样不知哪里去了,只是慌慌张张地站起来摇手连说:“不会跳、不会跳。”这时他身旁的几位同学都站起来推着宗昌文到舞池里,并喊着:“书记带头跳舞。”宗昌文被推拉着进了舞池,别别扭扭地用右手抓着章虹腰部,左手握着章虹的手,倒是章虹大大方方地教着他的舞步。宗昌文蹑手蹑脚,不时地踩章虹的脚,脸涨得通红,不好意思,但很开心。我看到宗昌文快乐的样子,低下了头,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“江森,请您跳个舞!”我抬头一看,原来是同班女同学向碧薇,她脸孔通红,站在我面前,穿着黑白格子的衬衣,深颜色的花裙子,短头发,显得文静、典雅。她的学习成绩在女同学中是佼佼者。我出于礼貌,表示歉意:下次学会了一定请您跳舞。她正尴尬时,Y同学上来了,热情地邀向碧薇进入了舞池。

随着柔和的音乐节奏,一双双人头在红绿灯光下迷迷地在我眼前晃动。这样的氛围,这样的色调,这样的情景,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。这时,董伟已站起来和我打招呼:“老江,我们出去吧!”随后又拉了姚欣、赵宏杰、陈平一起到学校花园里。我们五位同学因为埋头读书,不问班级里的事,被称为“五夫子”。此时,我们坐在草坪边的长条石凳上,海阔天空地闲聊着,赵宏杰突然冒出来一句:“我将来不想当教师,要当政治家。”讲完就问董伟想当什么,董伟则淡泊名利,表白自己将来当个教书匠。姚欣凑上来讲:“我要当个学者。”陈平嘻嘻地笑着。当赵宏杰问我时,我根本没在意。这时,我还是满脑子的她:章虹,红扑扑的笑脸,长长的辫子……赵宏杰见我没有反应,就上前拍了拍我的肩膀,说:“我问你,你将来想干什么?”“我嘛,还不是当个教师。”我喃喃地说着。赵宏杰好像

劲头十足，站起来一挥手：“好，我们从今晚起，学习青少年时代的毛主席，每天洗冷水澡，爬山锻炼。现在马上回宿舍盥洗室洗冷水澡，明天早晨五半点爬龙山。”

“好！”大家齐声响应。

五人中间，我最瘦弱，平时易感冒，在初中时患过肺结核，所以，当大家拿着脸盆走进盥洗室时，我有点打退堂鼓了。可不知是谁先唱起了“我们年轻人，有颗火热的心，革命时代打先锋……”的歌曲，我来劲了，快步走到水池边，放满一盆水，端起来就从头往下浇去。一会儿，五个人的歌声响彻了整个宿舍楼，它汇成一股热浪，大家只穿着短裤，反复擦着身子，全身红彤彤的，不感到冷。“哈哈，老江，你的胸脯一根根筋骨，可以弹琵琶了。”赵宏杰嘻嘻地边说着，边过来在我胸脯上做弹琵琶状。我难为情地用手捂住胸脯，气馁、失望、自悲的情感油然而生，刚才还俨然是白马王子，现在自觉是丑小鸭了。我匆匆擦干净身子，回宿舍躺在床上，这一夜，我辗转反侧，胡思乱想。章虹啊，你为啥对我微笑，为啥第一个邀我跳舞！江森啊，你为啥一见她就脸红心跳，为啥听她唱歌就失魂落魄！难道这就叫一见钟情吗！不对！江森，你貌不惊人，才不出众，病弱书生一个，人家怎会一见就钟情于你。可能章虹的性格如此，她热情大方，江森啊！你不要自作多情了，迷人的夜晚一去不复返了，睡吧，明晨还要爬山去！

这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甜蜜的梦：在绚丽明媚的阳光下，躺在草坪上，她坐在我身旁，把我的衬衣上排纽扣解开，用一叶玫瑰花瓣在我的胸脯上轻轻地轻轻地抚弄着，她半眯着眼瞧着我，我痒痒的舒服极了。我兴奋了，想拥抱，想吻，想……但我的手、我的全身好像被捆绑着，不能动，我痛苦极了，唔唔地喊着，醒了，裤裆里一摊湿，这是一个梦。

清晨，我们五位同学相约登上了学校旁边的龙山，打拳做操后我就回学校了。六点多钟，校园中间的林阴道上，教室前后的绿化

带内，三三两两在读古文、外语，我捧着屈原的《离骚》，在八九十米长的校间小道上漫步背读。

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……”我专心地背诵着，忽然前面闪现出一个艳丽的亮点，抬头一看，哦，原来是章虹。她似乎是从东方霞空飘然走来的仙女，玉色的衬衣，花的长裙，粉红的脸蛋在霞光交映下更是迷人。

“Good Morning!”她微笑着用英语问早安。

“Hello!”我慌忙答礼。

时间在几秒钟内擦肩而过。

我们背向而行。我走着、想着：昨晚的梦，昨晚文娱晚会的情景……

“路漫漫远兮……”我背错了，没走到林阴道的顶端。

我急切地回转身来，恨不得马上碰到她，但心里慌慌张张，怕面对面没有话讲，抬头望去，章虹离我不远，又向我走来了，她向我点点头，我下了决心，停了下来。

“昨天晚上，你……真好……”我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说着，文理不通，词不达意。

“真的？”章虹很高兴地说。

“……”我又无话了。

章虹又和我擦肩而过，两人又背向而行。

约过了两分钟，我又回头走了，只见章虹也朝我走来了。我俩正要交臂而行时，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发问了。

“你在背什么？”她和我同时问。

彼此都笑了。

“我在背《离骚》。”我回答。

“《离骚》全文也背得下来吗？你真是个老夫子。”章虹流露了赞扬的语气。

“我还没有背熟呢，你呢，背什么？”我又问。

“我在背诵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的一段。”章虹答道。

“大学一年级，你就用英语背外国名著了，你真了不起。”我从内心夸奖她。昨晚就听说她是英语课代表，想不到英语水平如此好。

这时候，向碧薇从前面走来，站在我们身旁，想讲什么，但话咽下去了，背诵着书又往前走了。

我和章虹再次擦肩而过。约一分钟后，我回过头，只见章虹慢慢地向前走着、走着，再也不见她回过来，直到我张大了眼睛，望不到她的背影。

我茫然若失，低着头往前走去，向碧薇点头与我打招呼，我都没留意，直到她站在我面前，才听到她在与我讲话：“江森，今天早晨第一次看到你，你在背书啊？刚才跟你打招呼，你呀，没有听到。”“哦，对不起！”我说。她文学功底很好，是我钦佩的一位女性。这时，我不愿多话，道了个歉就匆匆回宿舍了。

以后，我还是照常每天清晨爬山、打拳，回校背书。在校园林阴道上，与章虹一回回擦肩而过，点头微笑。她的眼睛发亮，我的脸颊发烧，我俩没有任何话语。

每天，无论在饭堂里还是在阅览室、大教室里，我总想寻找她的身影，一天见不到她，心里就不踏实。偶尔在阅览室碰到她，我就特别欣喜，可喉咙里哽着，说不出话来，倒是她先开口问好，等我要讲话时，已来不及了，她走了，我又懊悔了一阵子。有一次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好不容易想出了一串干瘪瘪的话：“章虹，如果你同意的话，我想与你交个朋友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帮助，好吗？”我想，待清晨见面时讲，可是到学年结束，这几句想好的话一直说不上口来。在一次年级乒乓球比赛时，我与章虹在一起，也不敢单独讲讲话。

她是校广播站播音员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语音甜美，每当她播送学校新闻稿子时，我听了就会全身酥麻，但是这只是傍晚在广播里听到她的声音，充其量，只能算画饼充饥式的享受而已。

三年级开学,原两个大班改成了四个小班,我和章虹、董伟、贾德都分在乙班。这样,我们在一个教室里学习,接触的机会多了。有一天,课后体育活动,大家都到操场上去了,教室里只剩下我和章虹,章虹来到我课桌前,我们讲了好多话,章虹还要我学习上多帮助她,并邀我每晚一起在阅览室看书,我欣喜地答应了。以后,章虹那轻盈活泼的身影常在我身边出现,课间休息时,她常常来到我座位边,常常议论老师的讲课,讨论学业上的问题;以后,拉家常、谈吃喝,以至无话不说。晚上七时,她就在阅览室里替我留好位子等我。十点钟,阅览室关门,我们还经常在图书馆前的草坪上谈心。有这样美丽的姑娘伴我看书、说话,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动、兴奋、温暖、充实。

北方十一月份,气候骤然变冷了。一天下午,我患感冒发热,晚饭也没有吃,就在宿舍里睡了。大约七点半光景,听到有人敲门。“请进!”我有气无力地招呼着。“江森,我在阅览室里等你一刻钟,你不来,到教室找你,你又不来。一打听,说你生病了,我就赶紧来了。”章虹急切地说着。

“谢谢您来看我。”我赶忙坐起来说。

“不要动,你躺着。”她用手在我额头上按着,“啊哟!热得厉害,赶快去医院看看。”她非常焦急地说。

“没有关系,感冒,我刚才已经吃了退热片了。”我摇摇手说。

“我那里有感冒冲剂,我去拿来。”她说就匆匆出去了。不到十分钟,就气喘吁吁地回来了,手里拿着两包东西。“这是一盒饼干,给你放在枕头边,夜里肚子饿可以吃,这一包感冒冲剂,我马上冲一小袋你吃,好吗?”她像亲人一样关切地说。

她拿了 my 茶杯去倒开水泡感冒冲剂了。我靠在墙上,紧紧抱着一盒饼干想着,在这个年代许许多多的兄弟姐妹,连家中煮饭都要两两计较的,事先称好,分开盒子蒸饭,一人一份。可她把一个季度供应的饼干全给我了,一股暖流哽在喉头,我半天也说不出

话来，从心底里道了一声：“章虹，谢谢。”

这时，一碗热腾腾的感冒冲剂已端到我面前。“哟，你看，坐起来也不知道披件衣服。”她急忙放下冲剂，拿起我的上衣替我披在肩上。“天气冷了，要多穿些衣服，你看，现在感冒了吧！”看得出来，她在为我得病而发愁。她回过身去，端起茶杯：“快，趁热吃下去，出身汗。”她眼睛直盯盯地瞪着我，等我吃完，额头上冒了汗，她绷紧的脸上才略许放松点。

“躺下去睡吧！”她一边按按我的额头，一边脱去我的上衣，关照着我。

我刚躺下去，她发现了我脚头的脏衣裤，就问我肥皂在哪里，替我马上去洗。

“不，我明天自己去洗。”我急切地阻拦她，乘她在寻找肥皂时，我迅速把内短裤塞在褥子底下。内裤、脏袜子，要一个姑娘去洗，多难为情哇。

“老夫子，你安心休息吧！这种事，我们女同学会做的。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找到肥皂就去盥洗室了。

她走出宿舍了，我再也熬不住了，鼻子一酸，眼泪湿漉漉地流了下来。姐姐出嫁以后的十多年里，春去夏来，冬来秋去，我第一次有人特别是异性来端汤送药、问寒问热，这就是人间的温暖，这就是异性的爱恋吗？

大约过了二十分钟，章虹已给我洗好晾上了。她用干布擦干净手，停了一会，再次按了按我的额头，感觉高热退了，她放心地说：“江森，好好睡一觉，我走了。”她出去几分钟后，自修课下课的铃声响了。

以后，好长一段时间里，好像班级里的同学都注视着我俩，我俩在谈恋爱吗？大学里能谈恋爱吗？她是不是只出于同学的关心，而我却自作多情。我不敢越雷池一步，也不敢在她面前谈及爱的字眼。爱，甜啊！爱，苦啊！我的勇气哪里去了，十足的情场

懦夫！

这样，我把一颗心藏在深处，苦苦地甜甜地度过了漫长的半年多。

学校不远处有一座电影院，常常放映国外的经典作品。这些电影，真对大学生的胃口，我校大多数学生是在看电影中度过每个星期天的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董伟找我说：“这几个月来，你迷上她了，两人形影不离，可是你没有主动约会过，怕难为情啊？男子汉要主动，这里有两张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电影票，邀请她去看场电影，别怕这怕那。”董伟一直像大哥一样关心我，他有学问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分析观察问题透彻，有主见，这老乡我敬佩他。

中午吃饭时，我等章虹走进食堂时，就偷偷地把她叫到墙脚边，轻轻地抖抖地说：“请你看下午两点的电影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好吗？”章虹脸上立即露出惊喜：“好、好，我一定去。”我把一张票塞到她手里，就匆匆走了。

下午，我走进电影院，观众还只有稀稀几位。不一会，银幕上映着“请勿吸烟”几个大字。我坐在六排七座，大约过了五分钟，只见贾德拿了两支棒冰，走在前面往我这边寻找位子，当他走近六排一座的位子时，就招呼章虹坐下，自己则坐在三座位子上，可章虹却和我打招呼，要我坐在五座上，自己却坐在七座上。贾德见我也在，显得非常尴尬。“哦，江森，你也来看电影。”随后把一支棒冰给章虹，另一支给我。我见他手里没有棒冰了，就推辞，但他还是硬塞给我。这时，在放映新闻片子，我想：一号位一直空着，这是贾德为她买的电影票，还买棒冰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喉头。我真笨，但一想到我旁边坐着的是她，我很得意，得意就想讲话，但又不知说什么好，倒是贾德凑过来，不时地与章虹交谈着。我夹在中间，很窘，甚至很滑稽，我请章虹看电影，你倒来亲热。我一恼火，就打断贾德的话，我说：“贾德，旁边的位子怎么还空着？”贾德语塞，我见他无话，倒高兴起来了，接着说：“怎么会呢？你买一张票，

董伟送给我两张票，一号位票倒没有卖掉。”贾德始终没出声，我胜利了，暗暗地笑了。正片开始了，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。

银幕上，当出现渥伦斯基与安娜爱情疯狂的镜头时，我的热血也沸腾了，我那发抖的手，慢慢地、慢慢地伸向章虹……滚烫的手心刚要触摸到章虹的手时，又蓦地缩了回来，我的心还在怦怦地跳动着……

电影结束了。我们走在马路上，我脸还红着，不敢正视章虹一眼，突然贾德先开口：“我看渥伦斯基追求安娜，热烈、大胆，是位英雄。”

“不然。渥伦斯基自私，甚至卑鄙，他毫不理解安娜的内心痛苦。安娜的卧轨自杀，渥伦斯基是要负责任的。男主人公中，数列文最好，他正直、纯朴，他默默地在探求着生活的真正意义。”我谈了自己的感受。

“我赞美安娜有勇气，我同情安娜，她冲破虚伪、冷酷的社会，最终却被冷漠的社会所抛弃。”章虹感叹着。

“我也有同感，安娜的精神值得赞扬。”贾德讨好地说。

“我最喜欢的是另一位女主人公吉提，她幼稚、活泼、善良、美丽。”我固执地谈着自己的观点。

“不要议了，肚子里唱空城计，到前边店里吃碗馄饨吧。”贾德提议。

吃完点心后，我们回学校已是下午五点多多了。

以后，贾德有意识地接近我，虚心地向我讨教课本知识，同情我从小失去母亲，关心我虚弱的身体。我觉得这个人并不讨厌，他热情好客，话多风趣，与他在一起很开心。日子长了，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了。晚饭后，我们经常一起散步。星期天，常进城里澡堂洗浴，盆汤，两人一个房间，躺上三个钟头，呷口茶，海阔天空地聊谈，睡上一觉，惬意极了。

我和贾德交往中，渐渐地知道，他与章虹同是吴城的，他父亲